

我在烟台做家政②

我的第一单

韩红梅

家政老师派我去照顾一位男性老人，客户给出的信息是老人不能自理，但能自己吃饭和上厕所。

我担心不能胜任，可是第一次出来找活，不敢挑拣，想想自己有照顾卧床父母的经验，就硬着头皮接下来。

我暗暗给自己打气儿，照顾老人又不是写三篇文章两首诗，只要细心耐心认真去做，一定会做好的。

客户孙女士(化姓)开着宝马车来公司面谈。出公司大门

时，门卫让孙女士交三元停车费，孙女士说，我进来时工作人员说停车不收费，这个费用我不出。我心想，人家都说了是半小时内不收费，你来快一个小时了。

门卫坚决要钱，孙女士坚决不给，二人唇枪舌剑难决胜负，后面的车一个劲儿地按喇叭。我从口袋里掏出三个钢镚儿递给孙女士，息事宁人地说，我这有零钱。孙女士把手一摆，不是钱的事，这是原则问题！最后，中

介跑来递给门卫三元钱，孙女士胜。

一路上我忐忑不安，老人好不好相处？吃饭口味要求高不高？活儿累不累？

进了家门，我看见床上躺着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者。他一见我，脸色大变，让孙女士换个男保姆。

通过这对父女的交流，我听出点意思，家里平时只有我和老者二人，老者担心我看见他们家摆设阔气而心生歹念，做出投怀送抱之

事来讹他。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不是君子，但也明白不义之财不可取，更不会为了钱做出有失人格之事。我本就不太想接不能自理的活儿，这下正好。

家政行业是用户多保姆少，孙女士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比较顺眼的保姆，怎肯放手。我是个耳根软的人，架不住别人说好话。孙女士几句热情的“大姐帮帮忙，帮帮忙吧”，就让我留了下来。

我每早六点起床，用温水给老人洗脸洗手，再换个盆给老人擦身擦脚。接下来，收拾家洗衣服，根据老人口味做一日三餐。

我还管着买菜。我喜欢到农贸市场买农人自己种的蔬菜，物美价廉。我把菜拎到老人跟前让他过目，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什么菜花了多少钱，总共多少钱，把剩下的钱一分不差地交给老人。

我觉得这样已经账目分明了，但老人要求我每样菜都要报出几斤几两，单价多少？记住每样菜的重量、花了几元几角，特别让我费脑筋。于

是，我就改到去超市买菜。

老人每次都那只功能健全的手拿着圆珠笔，对着超市的购物小票一样一样地核对。比如，看到黄瓜就在小票上黄瓜处打个勾。

这活儿让我明白了什么叫不能自理但能自己吃饭上厕所。把老人扶起来坐着，他会用那只功能健全的手自己往嘴里扒饭，这叫亲自吃饭。躺在那儿能把身旁的尿壶拿过去用，视为亲自上厕所。老人经常把小便尿到尿壶外，我就给他换洗衣物。随后，我就剥夺了他亲自上厕所的权利，由我来帮助他。老人不到俩

小时就要尿一次，每次尿一点点。小时候我妈常说我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其实与卧床老人的尿尿相比，上磨懒驴不值一提。

最麻烦的是大便。老人又胖又轴，死沉死沉，半点不能配合，我每次把他的屁股抬起来把便盆塞进去都累一头汗。老人像女人生孩子一样憋气鼓劲地累半天，有时连个屁也放不出来，我再费力抬起他庞大的身躯，把便盆抽出来。过一会儿，我再累一头汗，重复一遍上述过程，往往好多次憋出一“真蛋”来。人老的是真不容易啊，这时老人会单手紧握，气喘吁

吁，脸憋得通红，中间还要休息一会儿，才能积聚力量发起总攻。每次大小便后，我都会用温水给老人把关键部位仔细地擦洗干净。

“闺女呀，你真是我的好闺女呀，你简直是我的贵人呀！我没想到能碰到你这么好的闺女，我的亲闺女对我也没有你这样耐心周到呀。”这些话，老人每天都像小学生背课文一样背上两三遍，一度让我也很感动。

老人多次跟孙女士说我对他好，让孙女士给我涨工资，孙女士每次都说，好啦我知道啦，我会给她涨工资的。

除了洗衣做饭收拾家照顾老人吃喝拉撒，隔一会儿他会让我把他扶起来坐，给他拍背，拍完背再做屈伸腿，做完腿再舒张胳膊。做这些时，我看见老人的嘴在微微蠕动，我也听不懂他在念叨什么，有些好奇。直到有一天，老人说：“你刚才压胳膊压了二百八十六下，上次压了三百多下。”我才知道，老人原来是在计数。

这一套做下来，纵然我在

农村练就了一身力气也觉得不轻快。每天要做好几遍，老人似乎不想让我闲下来。黑夜白天这样折腾，真把我累得像打昏的鸡头，昏头涨脑乌脸黄。有时，我真想对老人说我是保姆，不是护工不是保健医生，可老人的几声闺女，便将我的话堵在了嗓子眼里。加上孙女士多次说会给我涨工资，我更觉得应该多干点才对得住人家。我隐忍着。

给老人做保健时，他喜欢说他的儿孙们多么成功，这一切都是他积德行善得来的。知足吧闺女，你要是来照顾我，能坐上大宝吗？能住上高楼大厦？我早饭吃一个鸡蛋，也让你吃一个鸡蛋，我吃吃你看我做不出来，咱不能像旧社会的地主那样不舍得给长工吃。

我笑说，是呀大叔，托您老的福。我不是不知好歹的人，除了合同上约定的一日三餐，

其它东西我一口不动。香蕉好的时候老人从不会说让我吃，就是让，我也不会吃的。直到香蕉长满了斑点快要烂掉时，老人才会一个劲让我吃。

“快吃闺女，不要客气，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我说：“您吃吧，大叔，我不吃。”

“怎么不吃，不吃就烂了，快吃了吧。”

“烂了就丢了吧。”我说。

有一天晚上，老人除了不到两个小时要撒尿外，还终于下了个“真蛋”，把我折腾得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中午，服侍老人吃过、尿过，我商量说：“大叔，我今中午多眯一会儿，没要紧事您尽量别叫我。”

“好，好，快睡吧，昨晚熬了一宿。”老人满口答应。

我像面条一样瘫在铺上，迷迷糊糊刚要睡过去，就听老人“闺女闺女”地招呼。我以为又要大小便，急忙坐起，原来却是让我扶他坐起来拍背。一看表，才刚过去二十来分钟，这下我这个老实人也发

火了。我说：“大叔，说好了我多休息一会儿，我能一闭眼就睡着吗？这才刚要睡过去您就吆喝我，您若有急事没办法，让拍背，您不能再等一会儿吗？您花的是请保姆的钱不是请保健医生的钱，我胜任不了，您另请高明吧！”

老人以前也用过几任保姆，她们只是大面上过得去，甚至有的跟他顶嘴、毫不客气地吃水果，有的做饭尽自己口味。几个人一对比，老人心里明白，想再找到像我这样尽职尽责听使唤的保姆不容易，他急忙说：“哎呀，我老糊涂了，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原来想不能自理的老人都用纸尿裤，每晚换两三次，也不太耽误休息，结果老人不舍得用，每晚光小便我就要起好几次。我一直期待着老人能越来越好，自己会轻松一点，也不想让中介说我不能吃苦，这才苦苦坚持。可白天黑夜地折腾，我实在受不了，便想着不能把自己身体整垮了，于是执意下户。

老人多次当着我的面说让孙女士给我涨工资，孙女士也答应了，我不知道能给涨多少，还有几分期待。

结果孙女士是个少见的认真而严谨的人，她说你是下午三点来我们家上户的，现在是下午一点，所以今天我不能给你整天工资，只能算半天。

我说半天工资无所谓，不给也可以。孙女士说不，我哪能占你便宜。

这就是老人多次说给我涨工资的结果。揣着辛苦赚来的钱回到家中，我一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掉了七斤秤。

我安慰自己，这单活儿权当参加减肥训练了，别人减肥花钱，自己减肥赚钱，挺好。

诗歌港

劳动者素描(组诗)

蔡同伟

筑路工

脸膛 镌刻风霜
脊背 流淌汗珠
泥浆 沾满工服
尘土 吸入肺腑
工地上就餐
帐篷里住宿
他们是辛苦的筑路工
把一条条道路修筑

不惧严寒
不畏酷暑
在荒郊野岭这舞台
展示技能和抱负
操作着施工机械
紧张而有序忙碌
推土机一路挺进
填平了坑谷
钻探机憋足劲头
刺碎了岩骨
搅拌机纵情摇摆
振捣机隆隆旋舞
炽热的沥青沙石
被压路机碾实凝固
攥紧斗志的茧手
捣毁艰难困苦
凝聚毅力的脚步
踏平曲折险阻
描出一幅幅画卷
绘就一张张画图
他们是勤劳的筑路工
铺筑一条条优质公路

曾在小路上蹒跚的车轮
跃上了宽阔平坦的征途
曾在泥泞中丢下的叹息
化作光明大道脆亮的音符
光荣的筑路工
心中荡漾着自豪幸福

养路工

坚守初心使命
经年梭巡于岁月的征程

像对待亲生的孩子
精心养护每一条路径

洒下成吨的汗水
浇灌出长藤的健壮 茂盛

开满茧花的双手
托起蛟龙的图腾

在蜿蜒的画卷上
绘就修修补补的人生

橘黄色的身影
亮丽成最美彩虹